

左傳 附公羊傳一條



通介堂經說卷弟

番禺徐灝時



左傳

卜筮之繇

或問春秋時卜筮之繇毛西河謂或散或韻皆臨時撰造非有成文其然乎曰否春官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繇也據此則古有卜辭著爲成書命之曰頌皆韻語也左氏僖四年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襄十年傳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卽卜兆之頌也孔穎達謂大卜三兆各有繇辭卽此之類其說得之且左氏所載繇辭實指之曰其繇則爲引用成語而非卜人所撰亦明矣又經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此言三易各有六十四卦之繇如三兆各有千二百之頌也左氏占筮之繇有見於今易者引周易也其不見於今易或本於連山歸藏然亦別有繇辭與卜兆之頌同例何以明之僖十五年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其繇有曰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云云案震之離者謂歸妹上震變爲睽

上離也亦離之震者睽上六變復爲歸妹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故

上交初爻必變詳見卦變說此筮歸妹得上六變爲又睽而睽之上六亦適當變例故復爲歸妹他卦不爾

云爲雷爲火皆兼兩卦而言昭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曰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亦兼兩卦而言此正如焦氏易林每卦皆兼有變卦六十四而各爲筮辭不然易爻豈有兼兩卦爲說者乎且此二傳所筮皆周易也而其辭周易無之然則別有繇辭著爲成書與卜頌事同一例明矣其他論斷之語不用韻者乃卜筮者之說耳延壽之書蓋仿古繇而作與周禮左氏參觀則卜筮之法大略可知毛氏讀周禮未審而謂繇辭爲筮人所撰且譏易林如神祠筮經過矣

既葬衰麻除 既葬免喪

隱元年傳弔生不及哀杜注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灑案昭十年傳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是既葬不除衰之明證杜於彼注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蓋自知前說之妄而以未卒哭解之也又僖三十三年傳卒哭而耐注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止也案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三年之喪未畢也是既葬免喪之說亦非也元凱習見漢魏以來既葬卽吉故事謂古天子諸侯無行三年喪者故其說一往皆

謬如此

矢魚

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杜注書陳魚以示非禮也灝案元凱因傳有陳魚而觀之文爾雅亦有矢陳也之訓遂釋矢爲陳竊謂陳魚而觀但言陳魚則文義未明杜說迨非也今案矢魚射魚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俟大魚出射之淮南時則訓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說苑正諫篇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是古有射魚之事也傳曰臧儻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射字正對矢魚而言是其明證傳言觀魚而經書矢魚者公命人捕魚而因自射之春秋記公行事以公爲重也

從自及也

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從隨也王氏伯申  
疑從字爲徒之譌灝案釋詁曰由從自也從與由同義  
謂長惡不悛由於自取之耳

必以情

莊十年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杜注必盡已情  
察審也正義曰言以情審察不用使之有枉灑案孔冲  
遠似誤讀杜注爲一句注言必盡已情情者誠也謂必  
以誠也若云以情審察則與雖不能察辭意相戾矣曹  
翹曰忠之屬也忠正對誠言繫辭傳曰設卦以盡情僞  
又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言誠僞也正義曰情謂情實  
僞謂虛僞此說得  
之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謂言不由衷非出  
於誠者也論語子路篇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  
與信相應言民莫敢不以誠也公羊宣十五年傳子反  
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  
子子也韓詩外傳曰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  
情皆訓爲誠

有蝻

莊十八年秋有蝻杜注蝻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  
困學紀聞云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蝻或考隸古春秋作  
有蝻爾雅食葉蝻音特灑案短狐世所固有未應無端  
而書疑作蝻為是說文蝻蟲食苗葉者詩曰去其螟螣  
臣鉉等曰今俗作或或當是弋聲蓋或蝻形近之譌呂氏春

秋任地篇又無螟螣高注螣或作騰螣即蝻字此蝻譌

為螣之證其誤與春秋同高云兗州謂螣為騰音相近也蓋不知其誤而為之辭

然公羊穀梁竝作蝻則誤已久矣公羊祇云秋有蝻何

云秋有蝻一有一亡曰有蝻射人者也穀梁尤誤然一

有一亡正螟螣忽生忽滅之義若短狐則無所謂有無

矣蝻射人者也五字或後人妄增亦未可知楊疏云舊

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亡魯國無是也夫南越所生

固與中國無涉况魯國既無之何為而書邪

通介堂經說卷

梁五 東關嬖五 夷陽五

莊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  
嬖五杜注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  
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灑案杜  
以五爲名非是成十七年傳夷陽五亦晉侯之外嬖豈  
嬖人盡名五乎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梁五東  
關嬖五夷陽五葢皆寺人在五人之列者故謂之五矣  
梁東關皆姓而佚其名王氏伯申曰廣韻東字注曰夷  
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  
陽五或夷姓陽名廣韻曰夷亦姓或以夷陽爲氏未可知也寺  
人稱外嬖者王氏伯申謂對內嬖而言是也杜注多失  
之



涉河侯車敗

僖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正義曰如杜此意則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爲侯者五等總名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今知不然者晉實是侯爵故知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此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灑案劉光伯謂秦晉未有交兵

通介堂經說卷

五十一

何得言晉侯車敗孔冲遠以爲晉實是侯爵言侯車敗當屬晉侯皆以徒父所言占筮之象誤認爲敘事之文以致差謬實未識杜意也毛氏奇齡曰自吉以下至涉河侯車敗乃徒父之言見卦象有異不先示何卦急曰涉河侯車敗秦伯不知恐車敗在己故詰之也此解甚確杜云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亦謂卦象如是故云秦伯不解謂敗在己若此時實敘晉侯車敗之事秦伯豈有謂敗在己而致詰者乎然毛說杜氏實已得之劉孔未達其旨耳毛氏又曰凡兩卦之間有一剛在中卽謂之坎今以兩剛居初四之間在蠱卦詞原曰涉川而秦之入晉又必踰河因而曰涉河蠱之三互震震

車也震爲諸侯卽侯車也震名仰孟有類車箱蓋上有  
艮艮爲倒震震一倒而車箱盡傾故曰侯車敗又云蠱  
之爲卦實從泰恆損三陽合聚者往來而成然無陽來  
而祇有陽去一從泰之三陽初往上來一從恆之三陽  
四往上來一從損所環聚之三陽初往三來凡此三推  
皆以我所聚三陽往而移彼謂之三去去與驅通卽三  
驅也三去必涉河泰踰兩剛損踰一剛恆且踰上位隱  
坎之剛是前稱三敗後稱三去皆於踰河時見之此解  
三去之義未盡合依泰踰兩剛損踰一剛之例皆陰陽  
易位而成坎象其所踰者陽爻也獨恆以四上易位則  
踰陰爻而坎象不成是自亂其例且恆初至五本有坎  
象不待推移也又易往來之義以內外言初上易位可  
云往來四與上易初與三易則不得爲往來矣今案隨  
反爲蠱三陽爻皆易爲三陰故曰千乘三去千乘指國  
君陽爻君也內與我也外艮彼也與爲繩艮爲黔喙爲  
止爲拘故曰獲其雄狐矣西河五易說多枝蔓故略辨  
之

輅秦伯 輅鄭人 諜輅之

僖十五年傳輅秦伯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成十六年  
傳諜輅之杜注輅迎也釋文輅五稼反灝案輅謂駕輅  
以載之駕輅曰輅猶之舒旆曰旆也昭十三年傳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  
施壬申  
復施之古音牙讀若吾迓輅聲本相近自迓音轉八馮  
韻而輅亦隨之當仍讀本音爲是唐韻尙多古音五  
稼反或讀與寤同

夫子 夫人

僖二十三年傳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襄二十六年傳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灑案王子公子不當有夫子之稱夫音扶夫子猶言此子二十七年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夫子謂伯有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又夫子之在此也夫子謂孫文子三十一年傳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成十六年傳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夫子謂欒鍼昭元年傳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

通介堂經說卷

五十五

夫人謂趙孟二年傳晏子曰夫子君子也夫子謂韓起又夫子近德矣謂叔弓俱與此同例杜氏注不及此陸氏釋文亦無音則已誤讀如字矣攷誓助哉夫子檀弓

若扶又凡言夫君亦同

室如縣磬

僖二十六年傳室如縣磬顧氏炎武曰磬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傅氏遜辨誤曰禮記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灑案古磬作了形如倚墉之室而空無所有故以爲喻也程氏瑤田考定磬釋室如縣磬以兩磬合爲五架屋側面之形稍泥不知磬形卽广之篆體耳

鹽其腦

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顧氏炎武曰范守己曰鹽者苦鹽之名鹽其腦當是以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氏訓鹽爲噍非也灑案鹽其腦者裂其腦也鹽田斥裂故裂謂之鹽

通介堂經說卷

左

非以鹽揉入腦中之謂也唐風鴉羽傳鹽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鹽不堅固也皆斥裂之義吾且柔之矣者柔安也爾雅釋詁文言且安之不必懼也此一句非解夢語杜云腦所以柔物范讀柔爲揉皆失之

勤而無所

僖三十二年傳蹇叔曰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  
必有悖心顧氏亭林曰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  
之國必有背距之心杜解云將害良善未當灑案無所  
用但云無所則語氣未完顧說亦非也所猶處也無逸  
子所其無逸鄭注所猶處也一隱元年傳曰不如早爲  
切經音義二引三蒼所處也之所所字與此義同杜注使其所宜亦非勞師襲遠無以處之  
則民有悖心下文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  
奉我也勤民猶言勞民悖心亦指民言非謂所經之國  
也

廢六關

文二年傳廢六關惠氏定字曰家語作置六關王肅注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灑案惠氏引家語公羊傳以釋左氏是也莊子徐無鬼篇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釋文云廢置也列子黃帝篇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張湛注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其義竝同廣雅亦曰廢置也但廢字自有置義非由通借凡置物以待用曰置棄置而不用亦曰置廢置皆兼去畱二義故置立謂之廢棄置亦謂之廢也釋詁曰廢止也止與置義同說文云廢屋頓也頓亦置也廢與寫義近說文云寫置物也寫亦兼二義曲禮曰器之概者不寫其餘皆寫鄭注寫者傳己器中此一義也傾寫又一義也

閏月不告月

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釋文云不告月月  
或作朔誤也灝案朔字不誤下月字乃夕之譌卽古朔  
字也夕古篆作𠄎象月初生形古音讀與朔同篆文𠄎  
形近因譌作月左氏述經直云閏月不告朔不爲月  
字作解則非譌字明矣穀梁以爲閏月者附月之餘日  
天子不以告朔公羊則謂天無是月皆曲說也蓋夕之  
古義失之久矣

通介堂經說卷

左

音義失之久矣

入字不以告朔公羊則謂天無是月皆曲說也蓋夕之  
字作解則非譌字明矣穀梁以爲閏月者附月之餘日  
天子不以告朔公羊則謂天無是月皆曲說也蓋夕之  
古義失之久矣

使封人慮事

宣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慮事無慮計  
功正義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迄則計功  
也灑案慮讀爲錄謂錄事以授司徒也漢書雋不疑傳  
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  
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  
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杜孔正同此  
失

卒偏之兩 兩之一卒

宣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  
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  
五人爲承副灑案元凱謂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是  
也其以兩爲二十五人之目復爲承副則未然二十五人自爲  
一兩而此所謂兩則非二如此說則一偏之外復有二  
十五人傳當云卒偏有兩文義始明不得言偏之兩也  
又成七年傳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焉豈得謂兩之一卒爲二十五人復有百人乎至孔疏  
謂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尤誤

通介堂經說卷

左五

下文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是十五乘爲一  
廣卽爲一偏而廣有一卒凡百人亦卽通十五乘計之  
豈得於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乎今案兩者二之  
也一廣十五乘爲偏其卒凡百人二之則三十乘爲二  
廣故曰卒偏之兩言其卒爲偏之二也兩之一卒卽二  
廣之一偏王氏伯申謂兩之二字衍非是故又曰舍偏兩之一焉不曰  
卒偏之二而曰兩者兩之名義本起於一龠容千二百  
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引申之凡物雙行者如車兩輪  
帛兩端屨兩枚皆曰兩凡以相對言也渾言之亦謂車  
爲兩如詩百兩御之是也故得曰兩之一卒也襄二十三年傳  
齊侯伐衛有先驅申驅貳廣故  
壯大殿之目貳廣蓋亦與此同

迭我殺地

宣十三年傳迭我殺地迭讀爲軼隱元年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軼突也文選陽給事誅軼我河縣李注引此傳釋之云迭與軼古字通

而又久之 是以久子

宣十七年傳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昭二十四年傳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杜注久執子以謝邾顛案久非遲久之謂久猶稽留也說見說文箋疏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趙注久留也公羊莊八年傳何言乎祠兵爲久也何注爲久稽留之辭是也杜孔於久下增執字是以久爲遲久失之矣

庶有豸乎

杜注豸解也正義曰方言文洪氏頤煊曰方言劓解也

通介堂經說卷

左世

無豸字疑卽此劓字之譌顛案玉篇引說文云豸豕走掄也解卽走掄之義傳文豸字益豕之譌豸讀若弛音形皆相近方言劓字相承增偏旁猶畫之增作劃前之增作翦也

韓厥執繫前

成二年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絃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注驂馬絃也繫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正義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卽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說文云鬪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鬪前讀若輒重文作繫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古文左氏本作韓

通介堂經說卷

五

厥執鬪前鬪卽繫正字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繫字繫當爲衍文上言驂絃於木而止故厥執齊絆馬而前也口其足者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杜注以爲執之示脩臣僕之職正義引襄二十五年傳非是灑案繫與鬪同左氏古本作鬪今本作繫繫非衍文馬字衍耳襄二十五年傳子展執繫而見與此正同彼文作繫亦非譌字也至謂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尤泥而無當鬪之字形固爲絆馬足而其義不在足也造字者於馬上著。見維繫之意就其字勢於足上著之非專爲絆足而設也許云絆馬不云絆馬足蓋深得造字之旨系部云絆馬繫也與此互訓甚明小雅白駒篇繫之維之周頌有客篇

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皆謂羈繫公羊襄二十七年傳夫  
負羈繫言負則不在足明矣檀弓子顯鄭注公子繫也  
盧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羈說文羈著掖鞵也釋  
名云羈經也橫經其腹下也尤其明證傳言驂絙於木  
故韓厥執繫而前若云厥絆其足恐非事實驂已絙於  
木而不能行矣何必復絆其足耶且絆足非執之謂也  
又杜云執之示脩臣僕之職甚是蓋古者君臣之義至  
重雖於他國之君猶脩外臣之禮故成十二年傳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卻至曰傷國君有刑卽其義也正  
義引襄二十五年傳發明傳注之義亦甚允當何得非  
之

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成十二年傳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釋文間音  
閑灑案間謂隔當讀去聲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  
再相朝以脩王制古之制也王制疏引鄭志孫皓問云  
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  
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益  
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  
再朝似如此制案所云間而朝天子卽此義也

唐苟 史苟

成十六年傳鄭唐苟昭七年傳衛史苟灝案說文苟自  
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  
善美同意己力切苟名當讀若亟非从艸从句之苟也  
苟字釋文無音則亦誤讀古厚切矣

圖其身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句謀國家  
不貳句圖其身不忘其君灝案漢書馮野王傳內足與  
圖身外足以慮化圖身與范文子語意同

逃威也

成十七年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杜注欲逃凶賊

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顛案威虐也害也甘誓威侮五行傳曰威虐

侮慢五行後漢書杜詩傳威侮二垂章懷注威虐也老子民不畏威河上公注威害也威卽賊害

之義不當訓爲畏溫季見長魚矯來意不善故呼逃賊

害駒伯苦成叔走避不及被殺於位季則趨而駕車欲

逃矯追及而殺之也當日情事如見

施舍已責

成十八年傳施舍已責杜注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顛  
案施舍卽已責之事下文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  
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皆  
一句爲一事時用民卽舍勞役不應重複且渾言施恩  
惠則各事皆可當之杜注非也

君子謂子重

襄三年傳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  
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注當時君子  
灑案傳因下文楚人所以咎子重之故未明故於上文  
先發其旨此君子自是作傳者託詞杜謂當時君子非  
也如當時實有此一人先咎子重於是國人因而咎之  
則傳當直書其人若泛稱君子是君子咎子重楚人又  
咎子重文複而無當左氏無此冗贅也傳凡言君子曰  
皆託詞全書通例如此

通介堂經說卷

五

晉書通介堂經說卷五  
咎子重文複而無當左氏無此冗贅也傳凡言君子曰  
明則當直書其人若泛稱君子是君子咎子重楚人又  
咎子重文複而無當左氏無此冗贅也傳凡言君子曰  
夫楚人言此言子自是作傳者託詞杜謂當時君子非  
也如當時實有此一人先咎子重於是國人因而咎之  
則傳當直書其人若泛稱君子是君子咎子重楚人又  
咎子重文複而無當左氏無此冗贅也傳凡言君子曰  
皆託詞全書通例如此

季孫曰略

襄四年傳定姒薨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  
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  
之謂乎杜注不以道取爲略御止也正義曰不以道取  
爲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  
也匠慶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櫨其意言  
遣我略人我止略汝季孫令之爲略雖自被略不得止  
之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灑  
案如注疏說季文子令匠慶略取他人之木恐無此理  
釋例謂議從略賤是也杜自相違異者蓋以匠慶用季  
孫蒲圃之櫨下文有多行無禮必自及之語疑未能明  
故又誤解爲令略他人之木已因而被略殊非傳義季  
孫不欲成定姒之喪故令簡略爲之公羊哀五年傳喪  
數略也正同此義先是齊姜薨季文子嘗取穆姜美櫨  
以葬今匠慶用季文子之櫨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以弓楛華弱

襄六年傳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杜注張弓以貫其  
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灑案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牯虞  
翻曰繩縛小木橫箸牛角卽楛字本義詳見說文箋疏楛在首  
正合以弓貫頸之義元凱謂若械之在手未知其審也

淳十五乘

襄十一年傳廣車軌車淳十五乘杜注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正義曰射禮數射筭二筭爲純一筭爲奇是淳爲耦也灝案宣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又成七年傳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皆與此同例此云淳十五乘者合三十乘也

戒食

襄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灑案儀禮主人戒賓戒猶延也延引也此戒謂公延二子食釋詁曰引延陳也延訓爲陳故戒亦訓爲備方言廣雅並曰戒備也杜注敕戒二子欲共宴食失之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與此同杜注戒享期是也

使子行於孫子

校勘記曰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尙有一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然則石經刊去之字卽請字也灑案有請字是也杜注使往請和也是傳文本有請字

通介堂經說卷

五

崔杼微逆光

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案說文微隱行也漢書郭解傳解使人微知賊處與此略同

不可與也

襄二十四年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杜注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灑案與卽訓爲等非語詞之與也荀子王霸篇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敵國畏之與國信之又敵國輕之與國疑之與與敵相對與等也類也周語注說文與黨與也黨與二字平列皆相當平等之義相與猶言相友也因之謂相親暱爲黨與

風隕妻

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筮之  
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  
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  
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是以風隕斷句灑案風能隕  
落物祇言風隕則文義未完且下文妻不可娶妻字贅  
矣疑當以風隕妻為句益困三互巽變為大過則巽在  
下有隕落之象焉故曰風隕妻風隕妻者非謂風隕其  
妻言與風之隕乃妻之象耳其後棠姜見殺正應其兆  
武子當時不解以為凶在己故漫應之曰嫠也何害先  
夫當之矣

通介堂經說卷

五

夫當之矣  
九子當胡  
妻言與風  
不存則替之象也文曰風則妻風則妻言其風則其  
矣彼當以風則妻象則益困三且巽變為大過則與在  
巽則風言風則則文義未完且下文妻不可娶妻字贅  
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是以風隕斷句灑案風能隕  
落物祇言風隕則文義未完且下文妻不可娶妻字贅  
矣疑當以風隕妻為句益困三互巽變為大過則巽在  
下有隕落之象焉故曰風隕妻風隕妻者非謂風隕其  
妻言與風之隕乃妻之象耳其後棠姜見殺正應其兆  
武子當時不解以為凶在己故漫應之曰嫠也何害先  
夫當之矣

風隕妻

將庸何歸

晏子曰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王氏伯申曰將庸何歸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以庸為用歸為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何歸之為庸何歸猶何傷之為庸何傷文十八年傳人奪女妻而不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安知之為庸安知荀子宥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安知之為庸安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詎知之為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非詎之桑落之下知邪庸詎知吾所孰能之為庸孰能也大戴記曾子制謂不知之非知邪孰能之為庸孰能也言篇則雖女親庸孰能解者多訓庸為用故義不可通灝案庸猶甯也說文甯所願也將庸何歸猶言甯何歸將語助也將庸與無

通介堂經說卷

五

甯語意庸何傷甯何傷也庸安知甯安知也庸詎知甯略同王引詎知也庸孰能甯孰能也莊十四年傳庸非貳乎僖十五年傳晉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王氏引此三句庸字皆訓為用失之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管子大匡篇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呂氏春秋下賢篇吾庸敢驚霸王乎楚辭哀時命篇庸詎知其吉凶家語在厄篇庸知其終始乎凡此等庸字皆為願詞

是子曰且人育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王氏伯申曰將庸何歸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以庸為用歸為歸趣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何歸之為庸何歸猶何傷之為庸何傷

將庸何歸

表淳鹵

杜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灑案文選思元賦  
舊注不澆曰淳淮南齊俗訓澆天下之淳高注淳厚也  
淳與鹵異淳為膏腴沃壤鹵為斥鹵鹹地故表異之杜  
注混而為一非也

通介堂經說卷

五



其巽而為一非也皆為難詞

音與鹵異膏鹵膏與天與鹵為示鹵鹵與姑表異之杜  
注不澆曰膏鹵南齊俗訓澆天下之膏高注膏厚也  
杜注膏鹵與蕪之此表異雖其韻併屬案文選思元賦

表膏鹵

降婁中

襄三十年傳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杜注周七月  
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曰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  
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  
月令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灑案劉光  
伯規杜固謬孔冲遠亦未知其故而漫為之說耳灑嘗  
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測算中星表夏至五月中辰初  
三刻一分二十秒降婁中今上推魯襄公十九年子蟠在  
是凡二千四百有三年減歲差變時八刻十三分二十  
六秒得夏至五月中卯初二刻二分五十四秒降婁中  
元凱實不誤月令呂不韋所作距魯襄時三百餘年故  
仲夏旦危中不得據彼為證也

通介堂經說卷

左

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劉婁中

巾車脂轄

襄三十一年傳巾車脂轄杜注巾車主車之官灑案杜說非也巾車脂轄對文以巾覆車謂之巾車以脂塗轄謂之脂轄文選吳都賦吳王乃巾玉輅江淹雜體詩日暮巾柴車皆謂覆蓋之

巾車脂轄  
襄三十一年傳巾車脂轄杜注巾車主車之官灑案杜說非也巾車脂轄對文以巾覆車謂之巾車以脂塗轄謂之脂轄文選吳都賦吳王乃巾玉輅江淹雜體詩日暮巾柴車皆謂覆蓋之

誰能辯焉

昭元年傳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注辯治也灝案辯與徧通言不能徧治也

今無乃壹之

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杜注壹同四時也灝案杜說非也說文壹作壹壹壹卽氤氲字凡蘊釀鬱蒸之氣謂之壹壹其轉語爲抑鬱無乃壹之謂抑鬱其氣與上文節宣其氣相應非同四時之謂也孟子公孫丑篇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通介堂經說卷

五

趙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與此同義壹噎古今字

底祿以德

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杜注底致也灝案底平也桓十七年傳日官居卿以底日杜注底平也謂平祿數家語動靜之生小大之物莫不底屬王肅注平猶鈞也言祿鈞以德德鈞以年杜注失之底平也

平壹曰謝開之昔平有四部障以謀知晝以爲問之

今無乃壹之

謝開之昔平有四部障以謀知晝以爲問之

謝開之昔平有四部障以謀知晝以爲問之

誰能辯焉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王氏懷祖曰室當爲生字之誤也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韻下文食志祐爲韻灝案王氏斷句是也其謂室爲生之誤則字形不近室疾疑至疾之論至與致同大學致知在格物鄭注致或爲至禮器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是二字古通致疾亦常語也

豆區釜鍾

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灋案古所謂升非十合爲升杜以嘉量之法布算失之矣小爾雅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據此則一升乃一掬耳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諸葛公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嘗疑日噉米至數升不可謂少今以小爾雅之數計之數升不過數掬米耳掬謂之升者升猶承也升承古字通明夷六二用拯馬

通介堂經說卷

壯吉釋文鄭云承也子夏作拊

謂以兩手奉承之也古者量法未備故

有豆區釜鍾之名不得以嘉量之法強而同之後代量法既備而猶沿舊稱者世俗兼用之也小爾雅又曰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依漢志斛重二鈞四鈞爲石推之則鍾爲四石缶二石數八斗釜三斗二升區八升豆二升一掬爲米五合如以斛爲石杜注鍾六斛四斗以斛爲石皆倍其數則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與杜注同蓋亦誤以今率馭古法故多參差總之一掬所容必無十合之多則一豆之積不得有四十合明矣况八斛爲鍾亦與晏子之言不合故知豆區釜鍾與嘉量之法不同也

其相胡公大姬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  
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爲隨也言箕  
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今定本相作  
祖灝案胡公爲箕伯四人之後則祖字誤明矣孔沖遠  
亦因箕伯四人不可云隨胡公大姬故訓相爲助不知  
相有隨義亦有導義釋詁曰相道也道與導同謂引導  
之耳杜云其先祖鬼神已與胡公共在齊雖不解相字  
其說自不誤沖遠訓相爲助少迂曲矣

通介堂經說卷

上左

余髮如此種種

釋名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艸木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灑案童子卯角今牛羊之無角者反曰童其義未協山無艸木與未巾冠亦殊不類劉熙蓋未得其義而爲之詞竊疑童禿一聲之轉童猶禿也左氏昭三年傳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本亦作董董董卽童也皆聲近假借耳

閒而以師討焉

昭五年傳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杜注閒暇也釋文閒音閑注同又如字灑案閒當讀去聲謂俟其閒隙而以師討之也杜陸並失之

通介堂經說卷

左

通介堂經說卷  
左  
昭五年傳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  
杜注閒暇也釋文閒音閑注同又如字灑案閒當讀去聲謂俟其閒隙而以師討之也杜陸並失之

通介堂經說卷  
左  
昭五年傳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  
杜注閒暇也釋文閒音閑注同又如字灑案閒當讀去聲謂俟其閒隙而以師討之也杜陸並失之

故以配日

昭七年傳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注謂以子丑配甲乙灝案麻法先推合朔卽日月之會也逐月朔既定則大小建亦定故曰以配日杜注未明

弱行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弱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注云縶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十行本弱作能按勘記云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正義欲於不良斷句非也灝案不善於能行文不成義當以弱字爲是弱行與不良義相足下文云弱足者居卽其證

或馮焉

昭八年傳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灝案據杜注或上當有神字傳寫奪之漢書五行志上正作神或馮焉按勘記謂後人依杜注增之非也

莫保其性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譎竝作莫保其性杜注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灝案性生也言晉侯非時役民民不能保其生業非不保性命也淮南精神訓天下之所養性也主術訓近者安其性高注性生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彼疏云性生也竝與此同義杜注失之

若何弔也

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  
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  
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  
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臧氏玉林曰若何弔也語甚糲  
糊作可字是其讀當曰可弔也句其非唯我句賀讀將  
天下實賀句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  
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己亦隨眾而已非有異於  
人也灝案此當作若何弔也為是本或作若可弔也蓋  
涉上文可弔而誤若何弔者猶言何為而弔也左氏文  
從字順臧氏強改句讀以彌縫譌字其謬甚矣子大叔  
方以史趙可弔之說為不然豈得曰非唯我弔乎玩其  
詞氣實非賀弔並舉不得如臧氏所云也

通介堂經說卷

人出臨案也  
天不實賀  
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  
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己亦隨眾而已非有異於  
人也灝案此當作若何弔也為是本或作若可弔也蓋  
涉上文可弔而誤若何弔者猶言何為而弔也左氏文  
從字順臧氏強改句讀以彌縫譌字其謬甚矣子大叔  
方以史趙可弔之說為不然豈得曰非唯我弔乎玩其  
詞氣實非賀弔並舉不得如臧氏所云也  
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己亦隨眾而已非有異於人也灝案此當作若何弔也為是本或作若可弔也蓋涉上文可弔而誤若何弔者猶言何為而弔也左氏文從字順臧氏強改句讀以彌縫譌字其謬甚矣子大叔方以史趙可弔之說為不然豈得曰非唯我弔乎玩其詞氣實非賀弔並舉不得如臧氏所云也

輿嬖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杜注輿眾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正義曰就眾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灑案杜訓輿為眾非是孔疏殊迂曲此輿嬖蓋嬖人侍御於車者顧亭林謂如晉七輿大夫之類是也昭十二年傳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輿臣與輿嬖同杜注亦訓輿為眾非也使曹逃蓋使於曹國而逃杜訓曹為羣亦非也

通介堂經說卷

左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杜注輿眾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正義曰就眾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灑案杜訓輿為眾非是孔疏殊迂曲此輿嬖蓋嬖人侍御於車者顧亭林謂如晉七輿大夫之類是也昭十二年傳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輿臣與輿嬖同杜注亦訓輿為眾非也使曹逃蓋使於曹國而逃杜訓曹為羣亦非也

吾是以譏之

昭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晉君將死云吾是以譏之灝案譏與幾通孟子公孫丑篇關譏而不征地官司關鄭司農注引作幾而不征齊語及荀子王制篇並同玉藻御瞽幾聲之上下鄭注幾猶察也

難不慎也

昭子語諸大夫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灝案孔說非也難猶患也說見經義述聞宋衛實難下

寺人柳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

通介堂經說卷

左

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杜注言元公好惡無常灝案傳言柳善怙寵非謂元公好惡無常也

不能其民

昭十一年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杜注不能施德灝案能讀若耐不能其民謂與民不相能非不能施德也文十六年傳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昭元年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與此同義昭元年傳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小雅漸漸之石鄭箋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

不可沒振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

通介堂經說卷

左四

拯不可沒振杜注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正義曰天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則棄之是以無救助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爲喻不可沈沒之後復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釋文云不可復振本或作沒振灝案復字是也振猶收也中庸振海而不洩鄭注振猶收也拯濟也取也易濟也子夏作拊拊取也言敝而無用不可復取耳杜注失之孔疏謂以救溺爲喻尤

謬

請免喪而後聽命

昭十二年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六月葬鄭簡公杜注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灝案古無既葬免喪之事子產言免喪不言既葬免喪杜說誣也

其以中僞也

伯瑕謂穆子曰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灝案其猶豈也也猶乎也

說詳王氏釋詞

言壺何爲者豈以中

爲僞乎

國不競亦陵

昭十三年傳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杜注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灑案競爭承上政多門而言陵替也承貳偷言謂晉政多門各懷苟且非爭競卽陵替也杜說非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

子服惠伯曰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杜無注灑案親親魯與晉同姓之國也與大魯大於夷也賞共罰否言能供給宐賞否者宐罰也上文云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卽此意也十六年傳曰一共一否

除三惡加三利

昭十四年傳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杜注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灑案三惡謂賄詐貪三利不爲暴不爲虐不爲頗也

通介堂經說卷

左五

貪三味不貪暴不貪欺不貪頗也

去三惡暴亂也三惡剝則三味賦職案三惡謂賄詐其貪也以五廉書晉不貪頗三言而剝三惡味三利也

論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三利四羊斟平江之會獲其醜也以寬論國晉不爲暴

剝三惡味三味

不有以

昭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  
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杜注嘉  
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  
人以治其國能長久乎按勘記曰宋本能上重其國二  
字灝案此當讀不有以斷句以謂答賦言其明詩習禮  
故能久享其國也疏讀不有以國爲句文不成義

必火入而伏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正義曰服虔注本火  
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本無

通介堂經說卷

五十五

重火字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慎以  
火彗之隱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  
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  
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  
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灝案  
不重者是也火出而章火入而伏二火字皆指星火言  
彗星隨火出沒故接云其居火也久矣若其間參以火  
災之火非唯語氣不順且旣曰必火則所言災驗已畢  
下文皆成贅設矣其與不然自指火災蓋災由星孛于  
火而致則火災不待言矣賈杜二本與漢志合今必舍  
之而從服氏乃學人好異之習耳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昭二十四年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  
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  
云陽不克莫絕句灑案釋文讀是也廣雅曰莫布也文  
選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注引韓詩作莫薛君曰莫  
散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訓爲勝言陽不勝陰爲所  
揜也陽爲陰所揜而相戰勝則其克必甚矣陽不克莫  
克訓爲能言陽氣不能布散故將積聚也陽氣不能布  
散者以爲陰所揜故也故其咎爲旱也昭十七年傳有  
星孛于大辰面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杜注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火出乃布散爲災布與莫義同

若爲三師以肆焉

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杜注肆猶勞也釋文肆本又作肆王氏懷祖曰作肆者本字作肆者借字也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卽所謂肆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肆暫往而退也灝案肆軍旅之名大雅皇矣篇是伐是肆肆與伐相對毛傳肆疾也肆本輕肆之義故又訓爲疾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昭三十一年傳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注回正心也疚病也見義則爲之釋文不爲于僞反灑案爲當讀如字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猶言不回於利不疚於義晉語曰若之何其回於富也韋注回曲也回於富卽回於利不疚於義不病於義也杜陸皆失之

通介堂經說卷

五  
五

劉書大文

五回曲也回於富也回於利不疚於義不疚於義也杜注言不回於利不疚於義晉語曰若之何其回於富也韋注言不爲于僞反灑案爲當讀如字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猶言不爲義疚也杜注回正心也疚病也見義則爲之釋文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如驂之靳

定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杜注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膺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膺膺上有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灑案說文云勒馬頭絡銜也輦著掖鞵也靳當膺也繯馬緹也此駕具析言之異也渾言則通謂之羈繫而繯轡亦謂之靳此靳卽指繯轡而言秦風小戎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釋文引沈重云靳者言無常處誤也游環出入無定故言無常處靳則有一定者矣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正義引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此卽所謂驂之靳也蓋服馬有靳驂亦有之驂之靳貫於游環而在服馬背上服馬行則驂馬不得不行故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矣杜孔皆未得其旨

形鏤

哀元年傳器不彫鏤杜注形丹也鏤刻也王氏伯申曰陸粲附注後錄曰形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幾器不彫鏤案兩彫字重出則不詞陳氏芳林攷正曰家語一本仍作陸說非也惠氏定字以形為古彫字於理尤不可通作形者是也周語器無形鏤章注形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章注形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蝮之借字說文蝮赤色也通作蟲又通作形灝案形者采飾之通名說文云彤丹飾也丹沙五色皆備故山海經有白丹青丹文選東京賦曰黑丹石緇因朱沙最貴獨擅其名世遂名赤者為丹說詳書惟其塗丹賸下而形亦為赤飾其實五采之飾通謂之形故形與鏤對文形謂塗飾鏤謂彫刻也解者多未得其義益此義失之久矣

通介堂經說卷

五至

形到也非也惠氏定字以形為古彫字於理尤不可通  
 陸粲附注後錄曰形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  
 彫幾器不彫鏤案兩彫字重出則不詞陳氏芳林攷正  
 曰家語一本仍作陸說非也惠氏定字以形為古彫字於  
 理尤不可通作形者是也周語器無形鏤章注形丹也  
 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  
 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章注形謂丹楹  
 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蝮  
 之借字說文蝮赤色也通作蟲又通作形灝案形者采  
 飾之通名說文云彤丹飾也丹沙五色皆備故山海經  
 有白丹青丹文選東京賦曰黑丹石緇因朱沙最貴獨  
 擅其名世遂名赤者為丹說詳書惟其塗丹賸下而形  
 亦為赤飾其實五采之飾通謂之形故形與鏤對文形  
 謂塗飾鏤謂彫刻也解者多未得其義益此義失之久  
 矣

哀八年傳何故使吾水茲此從說文所引今本茲作滋誤也說見後釋文茲

音元葉抄釋文如是見茲本亦作茲從艸从茲阮刻附

勘記今本茲作滋誤釋音注疏本如是通志堂本作茲誤也子絲反濁也字林云黑也灑案茲

卽元字音義並同因與茲字相似誤讀如茲淺人遂改

傳作茲陸氏未加審辨而兩存之後人又於茲字誤加

水旁而復改傳文釋文皆作滋所謂重紕馳繆者也說

文茲大徐本音子之切小徐本朱翱音則欺反茲誤陸

云茲音元本亦作茲子絲反則茲不音茲因誤作茲而

音隨之變耳非茲字本有茲音也說文云玄幽遠也黑

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又云茲黑也从二玄

通介堂經說卷

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案幽而入覆之甚為不詞大

旨幽謂幽遠天元故曰幽遠也入謂字體从入篆文人

上玄卽糸之古文糸古文作蓋取義於染絲也鄭注

士冠禮曰凡染絳一入謂之縲再入謂之赭三入謂之

纁朱則四入與凡染黑五入為紺七入為緇元則六入

與是入者染絲之義也入玄為元其形不著故从重入

从絲省作茲元六入而但从重入者造字繁簡有法重

入足以見意不必與染絲之數合也入絲為文則諸色

皆可言今唯元獨當之者以其取象天色為最尊也如

日月星皆可作。象形而唯古文日作。諸果皆可从

木从。象形而唯古文梅作絲卽其例也茲與元字形

音義竝同本爲一字無疑唐石經今茲字皆作茲殊誤  
漢石經作茲是也見隸釋說文艸部本有茲字卽茲有子  
絲反之音亦當假借艸部之茲況其音未確乎

通介堂經說卷

膚寸而合

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何注側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  
 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太平御覽天部八引尙  
 書大傳膚作扶鄭注四指為扶音膚投壺曰籌室中五  
 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鋪四指曰扶灑案膚寸者  
 古度數之名寸謂動脈一寸也膚為四指二寸也投壺疏曰  
 扶廣四寸非是兼詳儀禮箭籌長尺有握下寸者忖也忖度之也膚者鋪也  
 鋪四指也後世箭翰有十二把十三把之度把猶扶也  
莊子人間世篇其拱把而上者釋文引司馬  
注一手曰把案一手曰把卽鋪四指也尺寸之制起於人體大戴記王言  
 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曰周制寸尺咫  
 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人手卻十分動脈為  
 寸口又曰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中婦人手長八寸謂  
 之咫是也上古未有紮黍之制故用人體為法至周秦  
時尙沿其稱耳非周制也說見說文箋疏  
 膚寸為周秦間人常語故韓非子揚權篇曰上失扶寸  
 下得尋常秦策曰膚寸之地無得者

通介堂經說卷

公羊

公羊論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何注側手為膚案指為寸言其  
 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太平御覽天部八引尙  
 書大傳膚作扶鄭注四指為扶音膚投壺曰籌室中五  
 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鋪四指曰扶灑案膚寸者  
 古度數之名寸謂動脈一寸也膚為四指二寸也投壺疏曰  
 扶廣四寸非是兼詳儀禮箭籌長尺有握下寸者忖也忖度之也膚者鋪也  
 鋪四指也後世箭翰有十二把十三把之度把猶扶也  
莊子人間世篇其拱把而上者釋文引司馬  
注一手曰把案一手曰把卽鋪四指也尺寸之制起於人體大戴記王言  
 篇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曰周制寸尺咫  
 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人手卻十分動脈為  
 寸口又曰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中婦人手長八寸謂  
 之咫是也上古未有紮黍之制故用人體為法至周秦  
時尙沿其稱耳非周制也說見說文箋疏  
 膚寸為周秦間人常語故韓非子揚權篇曰上失扶寸  
 下得尋常秦策曰膚寸之地無得者

